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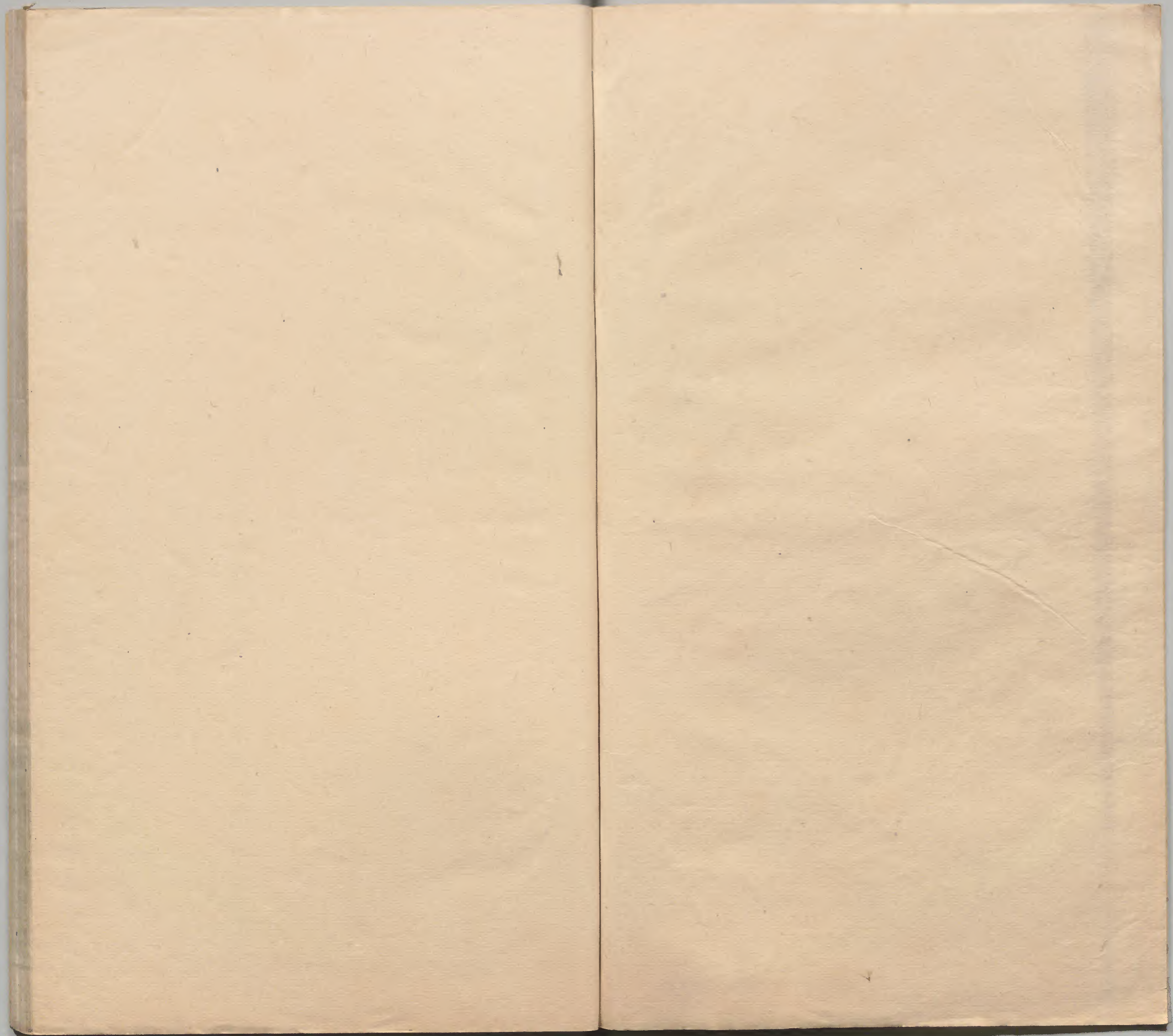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九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90)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

射下

御

淺草文庫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
必一可推

又曰荆廷嘗有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
之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猿應矢而下

白布通曰夫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春陽氣微弱恐物
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為獸猛

巧者也非但當服猛巧亦當服天下猛巧之臣也諸侯射麋何
示遠出惑人者也麋之為言出也大夫射布豹何示服猛士也
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能服也大夫士射兩人何大
夫俱人陰一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布者用人士之始也本
正則本正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
同類不忍射之故昼獸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
者執弓堅固正平体正然後中也三人爭勝樂以德也勝負俱
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助微
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

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怒將殺工
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矢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
射也妾聞射之道乎如矩右手如附枝左手如附股左手不知公
以其言為威儀法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表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
拜請靈饗飲謂靈曰布姓不喜合聞但喜解聞目乃令
植戰於營門為乃曰諸君觀布射戰小支中者當解兵不
中一留決開布一發中戰文遂罷兵

西京記曰茂陵人周揚本琅邪人善射野雞以為媒用以射雉
每三春之月茆障自醫用鮮古注切矢以射之日連白數茂陵
輕薄者不以皆以雜寶錯障輕騎妖服遺隨於路道以為歡娛
楊死亦善其射事薰司馬也員好之以為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叙曰少好弓馬遂離輒千里射常出百步後穢
伯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羣鹿九雉二十後尚
書令荀彧問余曰問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曰執事未覩凡
將有常經的有定所難夫發輒中非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
逐狡獸截輕命使弓不虛焉矢不虛發此乃妙耳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也

言敬畏王命帝威靈故不敢向之射是以也

論衡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帟射之飲羽棊精成所感不
通温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石有跡乎
射經夫射者所以觀德也不能則舜之以疾懸孤之義在
焉故曰和容為上主史為次拜之者又何如如矣乃君子
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礼其捨諸乎王昶戲論曰禮記有投
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末事不足為也
擣菹彈其既不益人又固有禁皆不得為也吾見坐圖碁而

死近事非遠晉侯以授壺表宋公好博夾亡一豈不哀哉諸
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
餘不得為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推日枝邛手接飛揉俯鳥散
鳥歸

又曰聞鷄東效道走馬揪問驅馳未能半雙克遇我前攬弓
扶鎬長驅上南山左勉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尺展仰手
接飛為規者或稱善衆工婦我妍

御

書曰着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執僕策立於馬前監駕且已駕僕展令展於

效一駕自己奮衣由右上取二綏奮展去塵也二副也跪秉未敢五散也執策

分轡驅之步而立試謂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接綏車上僕所主也左

右攘辟謂墨位侍加者攘却也或召倍者攘古讓字之是已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

僕之乎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步車勇力之上備致非常者行役則信

秉君或下步行之以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則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傘不盈則自下居之撫小止也謙也自下不拘之由僕手下取

之也僕其已又曰魯莊公及遂人戰於城丘懸奔父御下國為
同爵則不受

右馬驚以敗績公墜左右授援公曰未之卜也懸奔父曰不敢敗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治馬有流矢在內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周孔曰教國子以五馭

一曰和馭二曰逐水三日馱
君表四曰五交舞五日逐擒左

論語曰子謂門子曰吾何執、御乎吾執御矣大戴禮曰善御馬者正衛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家

論語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惧猶馬之有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策轡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凜然如其腐索御馬汗凜

也汗災
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歿他刁流血鼓音不

衰今日之事不我若也衛莊以為衛莊公奔晉趙簡子將納之為右也

曰吾九登九下擊人尽殪今日之事若我加也郵無政御日吾

兩鞅將絕吾能止之郵無王大夫王良也鞅引也今日之事我止之次也駕

而棄材、橫也兩鞅皆絕

史記曰周穆王成驛歸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莊子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見西

王母莊公爲造父弗過也顏闔過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密
而應少馬果敗而反公子何以知之其馬力竭矣而又求馬
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秦豆公造父之始後習御也執禮甚筆秦豆氏
三軍不執禮愈謹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
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規吾趨之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
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乃立木爲塗謹可容足計步
而置獲之趨走往無跌失也造父季之三日尽其巧秦豆難曰
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汝行於足應之於心

推之御也齊揖之佩御之際急緩乎唇吻之何正度乎胸
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之外合於馬志是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
其術也得術應之於轡得之于轡得應之于手得之于手
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
一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輪之外可使無
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覓山谷之險原隰之夷
視一也吾術究矣汝其識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也善御其餘食星其馬力故能取遠一

一道而馬不罷立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孟

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其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嬖而反命天之良工也

韓子曰鈇陵卓子乘滄龍挑允乘鈞錯在前丁結在後

馬欲進則鈞錦之欲進則錯鍍貫之馬因旁書造父過之

而為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闔顏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則善矣

然甚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三日而

牧耒謂之曰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知

政知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而窮其民造

父不勞以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野畢無之

御上車執轡御休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

其力矣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尸子曰夫馬

者良工御之則和順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

車矣民者譬言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

則天下奔於歷山

又曰御者非轡不能學御者不能為轡也

又曰周禮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復舟不溺良御故馬奔車不敗而見之

又曰覆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中工而可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馱丁刺切策端有鉄也而行駑馬雖兩馱之不能

進為此不用策馱而御則遇矣

又曰若夫鉗且大命之御也鉗且大而太一之御除轡御棄華策車莫

動而奔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運電奔而思駭進退詔申

不見媵除媵反四駭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馬常寢想之寢堅思二中夜夢受

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也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受道

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

再拜日臣有天幸今又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者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五馬尺以不為駒在草中故草駒之時翹尾奔也制是之禁也之反至圍人攘之良御教之

固養馬官擾掩以衝以扼連以轡衝則雖力險趨暫弗敢滿

疾故其刑之為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

又曰夫御者馬休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

退及自恣

恣却行也

而大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着也着之簡編永不滅也說文曰依類象刑之謂文刑聲相益之謂字着於竹帛之謂書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夫

夫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

得行其政故請君迅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製其手書不善則泛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善其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搥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背笑之所以去之而未也君以問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寢大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漢書曰陳尊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於八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與少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蚡季盤孟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季書日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黨善吏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摸楷衛凱好古文烏篆隸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

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奉群相贈羲之欣然

寫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此張芝猶黨鴈行也魯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季書池水盡黑使其就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戰音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
客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
姥如其言人竟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季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步
兒後當後有大名常書壁為方丈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

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長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
論不尔答曰人得之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頴書為四體書勢曰昔者
在皇帝創制造物有沮側魚切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

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逐滋則為之字有六義為一日指事上
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
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詞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王書契

世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考茲生損之隸草以
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厲蓋草書之為狀也祇若銀鈎漂若
驚鷲舒翼未發若彘復安虫蛇虬蟠力出或往或還顏何卿以
羸七款奮霧而桓七及其逸遊睇蟹乍正下邪騏驥暴怒逼其
響海水竄隆楊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棟融七及其華玄熊
對踞于出岳飛燕相追而差池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
草扇封支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奴鳥切廉若隨躡散布紛擾
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而相奔趣陵
魚奮尾校龍反擲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

歸往而中顧或或周儻而下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
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折八
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乱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駿辭放
手兩行水散高音翰屬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其妙之煥
爛体磔落而壯嚴安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
腕着絕勢於純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達
願公少復番意高祖既不能指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恒
綖筆為大字一字經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

紙不過六七字便滿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謂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荅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隸高祖第十三子也四歲好學書畜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為書之滿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牕塵而就塵書帝嘗使季鳳尾詔一字即上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材度美過崔寔當其元帝鍾繇也並驅爭先其梁蕭子雲去為東陽太守

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豕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舡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一日萬姓恡自非荅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安其荅

又曰顏協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奉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稽善勛能為

八体六支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相東王府善勛為
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偉仲而減於善勛善
飲酒數升醉後輒張眼

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襟夷垣有
士君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誅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佐郎王尊業
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記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秘藏
之武定中尊業于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
人多摹榻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狎之書為世模楷玄伯祖悅與范陽
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諶重錄悅法衛瓘而但習索
靜謐傳子偃七傳子邈悅傳子潛七傳玄伯故魏
初重崔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
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遵勁甚得士逸少体太宗即
日召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
賈右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辨其偽遂良備論
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

智永羲之裔孫

善學任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李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听鎮夏州辟為掌書起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古拾遺充翰林院侍書學士迁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書善對曰用必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

其筆諫也公權初學主書遍閱近代筆法体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体尤得為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若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亥五學士皆不繼帝独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閣壁子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加焉

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

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
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絲餅盤等銀器仍令
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又曰歐陽詢潭州臨湘人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
為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嚴甚重其書
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覩其跡固謂

其形貌魁梧邪

詢形體么麼言
故高祖有是耳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也早孤其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給云
汝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悅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圜師
常自愛胡書可與朝堂開示圜師見驚焉憲私謂朝宗曰圜師見
古迹多矣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
聖跡廉絕二王鳳翥迴實古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謂之曰鍾書布織濃分疏密霞書
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愈制猷之雖有父風殊非
心巧疏度如陵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羸羸
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字若縮秋蛇臥玉液
於紙中生除偃於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即察古今研精

篆素尺善尺美其與王逸少乎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教
訓遂以孝行知名年少時有入贖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
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揔取之若思曰若價比金
此為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又曰盧之猷書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
一落簡翰人爭模放又曰鍾紹京虔州籍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
直風閣則天特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宗所題
又曰王涯既誅涯家書數萬卷存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之所保惜者
必以後貨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覆壁至
是人破其恒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室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邴原別傳曰原
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子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
也今故其書故惻然涕零也師哀言而為之泣曰欲書不須費也遂就書
江惲家傳曰惲性善書人得其手疏莫不藏之以為宝伸仙傳曰
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言自明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夜也博學
尤明天文識緯河洛之要遂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
下出使群國通載詣京師低頭問口肯卷乃題官門翁百四余字
皆說方來帝甚怒之使剗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石虎鄴中記
曰石虎有馬奴看朱衣進賞冠立於馬上馬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于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

墨跡而字不甚了了抱朴子曰芙蓉實天雄鶴腦服之人夜書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

而天雨粟鬼夜哭

高誘曰有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趣末弃耕墾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而其特餓改為雨粟也鬼恐為之所幻故哭也鬼

或作免鬼恐有取毫作筆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三鋪决録曰

帝誕守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即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

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宮現始就命誕名題以

為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其器用張芝

筆佐伯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

寸言俗説曰桓玄取羊欣為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乎欣就坐

仍遣信呼顧長康共論至書夜良久乃罷世論曰鍾會異

志叅曰鄧艾有反狀又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文章表皆異其

言於居傲多有各多有各代以疑之

論衡曰夫何出圖維

共浴

出書聖帝明王之端也倉頡作文字筆

與天地同指與鬼神何合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恆哉

又曰書、官諱丙日玄倉頡以丙日死也

世説曰帝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

下頭髮皓然因是勅誠兒孫勿復孝書

王升之懷舊序曰余與苻暢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各名閑暇長共奉書余狀而錄之歆以為索居之愛道濟因記敘末曰舊還山之曰覽此相存閑書見其手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二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也颯筆者吉也出入者號令也居拆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欲研墨凝神思預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章在筆思預想字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点昼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五至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昼一汝常三過折筆每作一点常隱鋒而為之衛夫人筆

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老無力無筋者病二後其消息而用之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虞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之前唯虞為最益為晉明帝為師書為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于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尺素月朝操筆三暮便意首尾如一又無語字子敬戲云第書如騎驟駁二常欲度驛驢前又曰鍾公之書謂之尺妙鍾有三体一曰銘石書妙者書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字秘書教有也三曰行狎書是者也三法皆古人所善

虞蘇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藥材右軍取柿書之滿林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奉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珣錄後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思破會稽錄以之海

又曰晉特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襪衣着詣子敬子敬但取書之草正諸躰悉備兩袖及襪錄同少年竟王左右有陵奮之色制襪而走左右果遂之及門外鬪爭公裂少年纒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敬不迫逸少猶逸少不逸元帝學子敬者如登虎也學元帝者比登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制矩則去擁腫點制長則法離漸益促字橫直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蒲本切此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庚元威論書曰余為書十牒屏風書作百體間以來墨當特衆所驚異自尔絕筆唯番本草而已躄者懸書秦望波家書金雀書王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制書日書風書雲書科斗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隸飛白章草古文隸橫書橫書楷書小科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鳶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科斗篆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鳶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

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魚隸鳥隸龍隸龜隸虎隸鳶隸龍書龜文書鼠書牛書龍書虎書草虎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以上家采色其外復有大家小篆銘鼎摹印刻符右徑象形篇章震書道書反左書等九体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牋表書行碑書檄書蒿書半草金草書此九法及真草之次第焉則拾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表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何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体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園士大夫徒好尚風軌終不免寒乞玩研書如貴人失品次

不能凌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施吳典書
如新亭儻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懸出陶隱居書如吳典小兒形
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敦釣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潤終
不精味袁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
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
書如雕羽未息嗣自遊常誕書如虎威處振劔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
爽為神鍾司書徒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多奇邈鄭淳書應規如矩方圓
乃成章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書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季鷲鳥
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揮衛常書如挿花美人舞笑鏡

臺孟光錄書如崩山絕崔人見可畏張芝寫奇鍾繇特絕逸少昂
能猷之冠世四英其顏洪方不減羊貞孫草蕭竹范篆各一特妙絕
鍾繇書若飛鴻戲海無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蕭思昼書走
墨連字勢屈強若龍跳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低
腰仙人嘯樹

江武論書表書曰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篆四曰虫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書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信也。○李嗣真書後品曰虫篆者小字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伐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温鉄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持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若疎亦不若密亦不若大亦不若小小長今大大感今小疎肥今密密瘦今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摟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翌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之大小二王真迹勅賜十二卷大小

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為脚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涉盧藏用廢食歎羨復不宴樂何延芝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衛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大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祆禱之禮揮毫製序與樂而書用蚕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特乃有神助及腥後日更書數百十本終無如祆禱所書之者右

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畱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
第五字微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治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永常居永寺闕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
簾之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
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詁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右貴賤殊品置其五寺三古
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猷為下古

又曰崔張王也逸以金也大賈則貴土小商則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
其耳但知王書為最真草一槩略無差殊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承

聖末魏師襲荊州元帝將降其夜及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
二王跡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室劔并時所住乃嘆曰蕭世誠遂
至於此方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室并無煨燼矣。張懷瓘議書
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帝第二世將第三子敬第四士秀第五文靜第
六茂猗第七其書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帝第三伯英第四伯玉
第五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十伯英
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其
草書伯英初立規範得物象之形歸造化之理然其法大右質不剖斷以
此為少也有推論草意之妙後季得渙獵其中宜為第一叔夜第二子敬

第三處仲第四世將第五冲將第六士秀第七逸少第八

張懷瓘叙書法曰太宗目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猶勁
為一時之絕常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特或留心猶
勝弃曰凡諸勢業未有孳而不得者也

常述書法記曰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
章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彷彿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帝尤善書臨曹喜蔡邕劉得昇真書光
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点昼之間多有異趣維神明不備可
謂出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求其尽善尽美則

孤裘而有羔袖其行書羲之之亞書則索衛之下八分則有魏
受禪碑稱此為是也

又曰晋常字文体大平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朝諸門並欲
使王獻之隸書題榜獻之固辭及使劉瓛以八分書之後又使
文体以大篆改八分為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為如何荅曰
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

又曰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絕世

又曰晋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小風
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大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帝仲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善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客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體兼備而初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騫拳妍妙極難與此比肩故歐陽詢云飛白鳥中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妙絕稱妙絕乃尔飛而不自

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崩云可得而詩其真書初李
子敬晚師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蓋當世奉朝效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
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不及鍾功夫過懷瓘以為杜度章草並
無所師鬱然靈迹為後世楷則此及天然第一也及有道變杜
君章体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馬隨
永欣寺僧知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
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膏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其

得其媚趣若瑤堂青瑣宵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倚鈿
華綽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謂人書十五緡人或戲換
其五紙又令云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審詳之得
其三緡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即將奇姿備麗身三絕
書昼力尤於書備兼諸躰偏意在草馬

太平御覽第七百四十八



